



驼峰岭天池 贝赫 摄

琐记

麻雀

□菜根廖兄

紧邻惠山国家森林公园的上里东新村，我曾在那里居住了20多年。小区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，绿化一流。道路两侧的高大乔木四季常青，枝叶交错相连，如同一条天然长廊，为行人遮阳挡雨。空气质量也极佳，洋溢着大自然草木葱茏的清香……春季樱花烂漫，秋日丹桂飘香。许多鸟儿在此筑巢，与居民和睦相伴。

每天清晨，在我居所屋檐下筑巢的麻雀叽叽喳喳喧闹，啼鸣宛如晨曲，唤醒上班族和上学娃。望着它们翻飞的身影，我的心也随之飞扬，开启崭新的一天。

麻雀身形瘦小，没有红嘴蓝鹊艳丽夺目的羽色，也没有白头翁婉转悦耳的歌喉，可在在我眼里，它们强健机敏、随性洒脱。我喜欢聆听麻雀永不停歇的欢唱，更爱它们快乐飞舞、无拘无束的模样，每每见到，总觉得心旷神怡。

我从小就喜欢麻雀。儿时，我的家安在城郊大张巷自然村，那栋住了“七十二家房客”的百年双层老楼。老屋青砖黛瓦，屋檐缝隙间有许多麻雀巢穴。它们成双成对，在此繁育后代。读中小学时，我从不睡懒觉，每天都会被麻雀清脆的鸣叫唤醒。天刚蒙蒙亮，它们就振翅腾跃，欢腾嬉闹，让人忍俊不禁。后来老师告诉我们：麻雀每年可繁殖2窝左右，每窝产卵4—6枚；育雏期以农田害虫为食，是名副其实的除虫能手……自此，我愈发喜爱这些小精灵。

记得小学三年级，几个比我大一两岁的邻居玩伴，在老

屋门前空地上布设陷阱：用半尺来高的木棍拴住长绳，撑起晾晒谷物干货的竹匾，匾下撒些谷粒麦粒。人攥着绳头躲在暗处，等到麻雀聚拢觅食，猛地拉动绳索，竹匾骤然落下，便能生擒麻雀。抓到鸟儿后，他们就剥皮清蒸，或者红烧、烧烤。目睹此情此景，我满心不忍，双眼含泪，恨不得上前狠狠揍他们一顿。只可惜年纪太小，身单力薄，无力救下这些小生命。

后来我想出个办法，一点点省下父母给的零花钱，买了些糖果，换回两只被竹匾困住、已经受伤的麻雀。我把它们安置在房东金老太送给我的旧金丝鸟笼中，投喂米粒，还专程去野地捉活虫给它们吃。可它们始终视而不见，最终活活饿死了。

20多年前，我搬上里东新村，拥有了一个20多平方米的向阳小院。我把一半区域辟成书房，平日里在此品茶、阅读或写作。另一半小院栽种了万年青、迎春花、映山红等花木，赏花观叶，养神润心。小院也吸引了麻雀光顾，它们一边啄食花丛里的小虫，一边扑翅嬉戏。我时常撒下米饭，屏屏款待它们，邀它们常来相伴。这群小生灵格外通人性，会毫无戒备地飞进阳光房，落在书柜上休憩。

这种相貌朴实的小鸟，活着一颗心为人类清除虫害；一生向往自由，还颇有宁死不屈的骨气。待到生命走到尽头，它们也从容知趣，独自寻一处僻静角落，默默死去。这小小的生灵，带给我关于生命与人生真谛的无尽启迪。

近观树干之美

□金志标

人赞美过支撑这一切美好的树干？自然是有的，只是寥寥无几。

近视宜近观，这份特质反倒得天独厚。把退休后的日子过得慢一些，是不少友人时常劝勉、躬身践行的生活态度。放慢脚步，细赏自然风物，将旁人视而不见的草木当作珍奇端详，也算辟辟蹊径。别有会心，而且生趣盎然。

那斑驳粗壮的树干，静寂又安详。它没有刻意张扬的姿态，只是润物无声般默默给予，满怀舐犊般的温情。它扎根脚下土地，踏踏实实立住根基。岁月悠悠，它从泥土中汲取全部养分，经由树干内的脉络输送至每一片青叶的叶脉，令其生机勃勃。这般光景，恰似慈母哺育婴儿的温馨模样。它无微不至、不知疲倦地滋养生命，一心做好一件事：默默输送养分，托举满树青叶繁花。

那不慕名利的树干，宛如淡泊自持的君子楷模。倘若俯瞰整片树林，风起之时，树冠枝叶层层叠叠随风摇曳，如蝴蝶翩跹起舞，层层绿浪汇成一首雄奇飘逸的抒情诗。此刻粗细各异的树干，如同隐没在绿浪间的隐士，默然无声，不见踪影，稳稳托举起这片流动的生

机。落雨时分，雨水洗去叶片上的浮尘，晶莹水珠顺着枝叶缓缓流淌，自上而下层层浸润，清新之气扑面而来，好似满面尘灰的少年沐浴过后，周身清亮，宛若新生。待晴光洒落叶片，又如碎金缀满翡翠，光彩夺目。风来听风，雨来听雨，无论何种天气，树干都甘之如饴静静坚守，如同父母，静静欣赏与自己融为一体的枝叶四季斑斓的景致。树干上一道道深褐粗粝的纵向纹路，如同岁月写下的笔墨，时刻记录着枝头绿叶的往复更迭：春日嫩青、盛夏浓翠、秋日金黄、冬日落尽。其间藏着萧瑟，亦常驻新生的期许。

那周身布满树结、苍劲道健的树干，恰似一身傲骨、坚不可摧的战士。凑近细看，树纹深邃、苍老有力，外表自带几分萧瑟沧桑。透过粗犷雄浑的外表，仿佛能触到磐石般沉稳的力量。再端详，骤然想起终日劳作的工农百姓，他们布满厚茧的手掌，似有千钧力道，再繁杂艰难的事都毫不畏惧，挥汗间创出一片又一片新天地。它又像奔跑者的双腿，肌肉隆起，蹬踏有力，一往无前，从容笃定；又似举重健儿铁骨铮铮、目光

锐利，发力时面部肌肉紧绷，双臂微颤，双腿如坚实立柱般稳稳支撑整个身躯，举起重物那一瞬，力可擎天，气势撼人。它亦如纤夫的脊背，烈日之下汗水淋漓，黝黑皮肉勒着粗重纤绳，坚毅沉稳，似能扛住世间万般坎坷，任凭风霜磨难也巍然不倒。

心底生出一股想见旧友般的冲动，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，借着徒步出行的机会，我再次驻足近观树干。它常在眼前，却总被忽略，极少有人用溢美之词赞颂它。我摘下眼镜，凑近端详，看它苍老却生生不息，孕育万千生灵；无论四季流转、风霜雨雪，不管人们是否留意，它始终缓慢生长，默默传递着坚韧不屈的生命力。顺着深刻道劲的纹理向上望去，树干挺拔高耸，枝蔓盘曲扶摇直向云天。它撑开浓密树冠，如一把巨大绿伞，为人遮风挡雨，在盛夏送来阵阵清凉……

几只玲珑麻雀蹦跳穿梭，或栖于枝头，或轻盈飞舞。穿林风响与清脆鸟鸣交织，宛如一曲灵动交响乐。倘若没有树干托举枝丫，便不会有满树葱茏，鸟儿亦无落脚繁育之处。这番生机便只存在于虚妄的想象之中。

感怀

近视的人常有一个习惯，看近物总要摘下眼镜，仿佛拨开眼前迷雾，视线方能清晰如初。我有一位和我同年同月出生的好友便是这般模样：端坐椅上，手持文件，停下细碎闲谈，拇指与食指捏住右侧镜腿，向上一推架在头顶，模样酷似飞行员将护目镜推至头顶，随即凝神专注阅读。有文章提及，低度近视者不戴眼镜看近物，视力甚至会优于正常视力人群。如此看来，近视算不上好事，却也并非一无是处，自有其独特的“优势”。

我也是万千戴镜人群中的一员，深谙其中滋味。我索性借着这份“优势”，一次次凑近细观树干，从中寻得诸多耐人寻味的意趣。

有人赞美大树时，会抑扬顿挫道：“它的绿荫是夏日里最清凉的慰藉；大树的每一片叶子，都在诉说着生命的奇迹；它枝叶繁茂，仿佛向天空诉说着生命的壮丽……”有人仰望或俯视娇艳的鲜花时，会深情地吟诵：“每一朵花的绽放，都是大地的一次微笑；每一朵花的绽放，足以点亮整个季节。生命如花，绽放时惊艳，凋零时静美……”可是有

卢布尔雅那掠影

□周伟

卢布尔雅那，你可曾听过这座城市的名字？它是东欧小国斯洛文尼亚的首都。斯洛文尼亚昔日隶属南斯拉夫联邦，如今已是欧盟成员国。此番远行，我们不仅来到了斯洛文尼亚，更有幸在首都卢布尔雅那住了一晚。

从意大利进入斯洛文尼亚后，导游便带我们前往卢布尔雅那市郊享用晚餐。为照顾我们的中国胃，旅行社一路贴心安排中餐热食，中餐厅还能为我们提供热水，这可是中老年游客的“刚需”。天涯海角，似乎随处可见华人经营的中餐厅。

这家中餐厅的装修风格像国内东北菜馆，大门上贴着一副红纸墨笔书写的对联，店主自然也是华人。店里生意不错，坐了好些喜欢中餐的斯洛文尼亚人。

卢布尔雅那城不大，我们因此拥有了此行难得的入住市中心的体验。安顿妥当，时间尚早，导游说愿意外出溜达的可以跟他走。我们几人便随他一同往核心街区踱去。那一片是步行区，因此穿过酒店旁的马路后，就几乎见不到汽车的踪影了。

我们沿卢布尔雅那河，往灯火通明处走去。走过龙桥与中央市场那一排屋舍，就到了最繁华的中心广场。教堂时钟指向当地晚九点半，正是酒吧街最热闹的时候。动感乐曲响彻广场，烧烤摊烟火氤氲，简易桌旁坐满了举杯畅饮啤酒的金发男女。据说斯洛文尼亚经济发展向好，在前南斯拉夫各加盟国中位居前列，眼前这番景象，似是最佳佐证。

闲逛半晌，众人打算返程，同行一位爱喝酒的老弟想尝尝本地鲜啤，导游便留下作陪。老弟执意让我喝一口再走，盛情难却，浅尝一口，只见麦芽醇香，滋味不错。

第二天一早，朝霞漫天，全

团依既定行程再赴市中心。这回我们踏着一路碎石马路前行，街边红樱绽放，景致竟有几分无锡南长街的韵味。晨间行人寥寥，商铺大多尚未开张，偶有共享单车自侧轻快掠过。走不多时，又来到龙桥。晨光铺洒桥面，四座青铜翼龙雕塑轮廓分明，栩栩如生。龙桥落成于1901年，是卢布尔雅那首座钢筋混凝土桥梁，距今已有百余年光阴。此桥原名祝贺桥，后因这四座翼龙雕塑而被称为龙桥。

我们沿着昨夜路过的中央市场那一排屋舍继续往前走，与晚上的冷清不同，长廊下的店铺此时都开门营业了，食品店、面包房、肉铺一字排开，店内都是长条柜台，模样酷似旧时国内供销社。我和同伴进店选购了一些面包和酸奶，店员还热情地送给我们几颗糖果。

跟团游览完巴洛克风格的市政广场后，我们从另一条僻静街巷折返中央市场。正值市集人气最旺的时候，各式摊位鳞次栉比：蔬菜、鲜果、日用百货一应俱全。蔬果琳琅满目，圆乎乎的小萝卜、形态各异的土豆、纤长的大葱、牛心状包菜错落摆放；鲜红草莓、金黄菠萝、碧绿葡萄、紫黑桑葚、艳红火龙果堆成小山，五彩缤纷，煞是好看。

我们买了些水果，本打算路上解馋，但见路旁设有休憩长椅和垃圾桶，索性坐下，先尝为快。抬眼望见对面山丘上矗立的古堡，气势巍峨，据说始建于公元11世纪，历经多次重建与修缮，融合了罗马式、哥特式、文艺复兴及巴洛克等多种建筑风格，现为古堡博物馆。山丘看着不高，却有一条上山索道。登上古堡瞭望台，可将整座卢布尔雅那城景尽收眼底。奈何行程紧凑，我们只得留几分遗憾，拎起剩余鲜果，起身追赶“大部队”去了。

汤泉碧玉闲行录

□阳美法公

碧玉泉，位于昆明市安宁市温泉街道，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被发现。因泉水色碧绿、温润光洁如碧玉，古人便赠予它“碧玉泉”这一雅号。明代大儒杨慎，也就是写下“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”的杨升庵，遍历天下名泉后，认定碧玉泉兼具七大特质：冠绝四海，亲笔题写“天下第一汤”，为这泓泉水定下流传千年的美誉。如今，碧玉泉坐落于安宁温泉宾馆院内，由宾馆专属管护。

6月中旬，我们一行四人前往安宁温泉小镇疗养。说来惭愧，我阅历浅薄、见闻有限，此前竟从未听闻这座清幽小镇，此番也是初次踏足此地。飞抵昆明长水机场时，安宁温泉宾馆接待员小张已等候多时，她贴心地为每人递上点心与水果，柔声叮嘱我们先垫垫肚子，尚有一个多小时车程方能抵达宾馆。细致周到的服务，让我们心生暖意。

到达目的地，推门下车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山坡石壁上遒劲大气的“天下第一汤”五个大字。小张安排我们前往餐厅享用午餐——地道云南风味过桥米线。服务员用木盘托着滚烫汤盆端上桌，氤氲热气扑面而来，众人兴致顿起。她现场示范吃法，遵循“先生后熟、先荤后素”的次序，将生肉片、鲜鱼片、菌菇、时蔬、鹌鹑蛋等食材依次下入热汤烫熟，再与米线拌匀，口感鲜香醇厚。以往在景区吃到的过桥米线都是成品直接上桌，此番亲眼见证正宗制作流程，令我们大开眼界，倍感新奇。

当日下午的行程是熟悉宾馆院区。宾馆划分三大区域，缓步逛完耗费两个小时。这哪里只是简单熟悉环境，分明是一场沉浸式文旅寻访之旅！

安宁温泉宾馆始建于1943年，是云南省首家老牌国宾馆，现隶属于云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联云集团。馆区占地132.2亩，藏有多处昆明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，人文底蕴厚重。其中知名度较高的有三处。一是“天下第一汤”——碧玉泉。温泉源自地壳深层地下水，历经千年地质变迁与天然过滤，形成独特水系。泉水自岩缝渗出，或从沙石间喷涌而出，是国内罕见可饮可浴的重碳酸钙镁高矿化度天然矿泉水。“天下第一汤”水温常年恒定在42—43℃，水质澄澈透明、无色无味，富含人体所需微量元素和矿物质，康养价值极高。二是宾馆附三号院内的西哈努克亲王别墅，1973年专为迎接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到访修建，灰瓦屋面、单檐硬山顶，内部装修考究，承载着独具时代印记的珍贵外交记忆。三是附一院内的卢汉别墅，别墅始建于1936年，原为民国时期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私人宅邸。主体建筑为中西结合式二层楼房，黄色外墙，典雅大气。院内留存天然温泉泉眼，别墅主体结构保存完好，艺术价值颇高。此外还有龙云别墅、宾努亲王别墅、杨如轩别墅、裴存藩别墅等名人旧居散落园区各处，整座宾馆步步见古迹、处处有文脉。

有一条宽阔河流穿温泉小镇而过，问询后得知其名螳螂川。相传古人乘船顺流而下，见河道中段一片天然沙洲，轮廓舒展，头、身、肢节俱全，静卧碧水间，酷似盘伏的螳螂，河名由此而来。螳螂川是滇池唯一泄水口，一路向西北奔涌，最终汇入金沙江，为温婉安宁的小镇平添灵动气韵。每年二三月份，以牧羊湖为中心的

螳螂川两岸，上万亩油菜花次第盛放，远望如翻涌不息的金色海洋；待到六七月，连片向日葵竞相绽放，花期长达三十天，景致丝毫不输春日花海。安宁螳螂川，名字听来似与小虫相关，却藏着绝美的田园风光，世人美其名曰“金色螳螂川”。

听本地居民热情介绍后，我们驱车前往两公里外的牧羊湖，与八方游客一同沉醉在明媚烂漫的向日葵花海之中。温泉小镇文脉绵长，古迹遍布。我们专门抽出半日，探访温泉摩崖石刻群。石刻错落分布于螳螂川东西两岸的凤山、龙山崖壁之上，现存明、清、民国题诗、题名、线刻画作共170余处，是云南省现存最完整、研究价值最高的摩崖石刻群，2019年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整片崖壁长廊汇集真、草、隶、篆各类书体，堪称露天书法艺术宝库。

摩崖石刻紧邻螳螂川沿岸步道，无需登山攀崖，便可近距离细细品读。我逐幅观摩、逐字赏鉴，尽力体悟笔墨气韵，将字迹清晰、意境悠远的石刻拍照留存。崖壁上留存的每一段文字都厚重沉实，令人心生震撼。这些石刻永久记录下世人对山水的赞叹、先贤的人生感悟与哲思，也镌刻着古今知己相逢的山水情谊。漫步品读其间，我愈觉得自身学识浅薄，许多古文字蕴藏的深意只能略知皮毛。我既折服于文人墨客挥毫抒怀的胸襟风骨，亦感念工匠凿刻文字的艰辛，更由表敬佩前贤，为后世留下这份无可复制的文化瑰宝。

行程有限，还有诸多胜景未能游览，比如曹溪寺、珍珠泉、三潮圣水等，

留待他日再访吧。

若有人问我此番温泉疗养感受如何，一副自拟对联便可道尽全部心境悟：“安宁小镇真安宁，温泉宾馆好温泉。”横批：藏修游息。

上联两处“安宁”各有深意：前一个是地名安宁市，后一个指此地环境清幽、人心安适。先说“安”：小镇治安井然、民风淳朴，本地居民待人热忱，主动为游客指路答疑；再说“宁”：百姓安居乐业，日子平和舒缓。每日午后、傍晚，广场上常有老者闲坐对弈、打牌消遣，从容淡然，不吵不闹。小镇没有喧闹广场舞，入夜后静谧清幽，让人安然入眠。

下联两处“温泉”亦为双关：前二字指代温泉小镇，后二字既指碧玉泉，也喻宾馆暖心周到的服务。先说“温”：温泉宾馆秉持国宾级服务标准，从管理层到一线员工都待人谦和、热忱贴心。疗养途中我们不慎错过公交、半路遇暴雨受阻，接待员小张当即联系休息在家的同事，开私家车前来接送，护送我们平安返回宾馆。再说“泉”，自然是名扬四海的碧玉泉。徐霞客在《滇游日记》中盛赞：“余所见温泉，滇南最多，此水实为第一。”董必武老先生游历至此，也写下“莫夸六国黄金印，来试三迤碧玉泉”的赞誉。每晚在这股优质热泉中泡泡舒缓筋骨、涤荡疲惫，成为此行最惬意的时光。

横批“藏修游息”，是我从摩崖石刻上所见，特借来概括心境。这四个隶书大字为清咸丰年间云南通判罗树勋所题，意为居于此地，向内心可潜心修身治学，向外可纵情山水休憩，对此我深以为然。